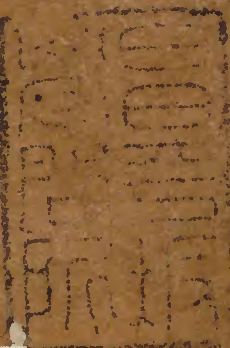


枕中十書

三之五



漢書門類			
九	八	七	六
八	〇	三	三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八〇八
類	函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19	
冊數		4 (2)	
函號		359	6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雅堂証正賢奕選

淺草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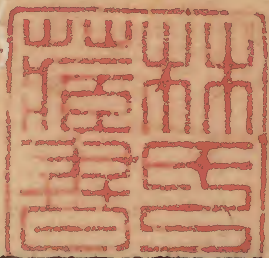
溫陵卓吾李

贄緝

公安中郎袁宏道校

仙亭冰雪釋如德閱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其日靜居而獨思譬
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
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
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者貴尚學道而賤



下獨思也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而欲好學得無
既老而有所不可乎師曠曰胡而不秉燭晉
君怒以爲其戲已也師曠進曰臣聞少而學
如日出之陽壯而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學如
秉燭之明秉燭者躓于暗行矣于是平公悅
以其所御觴二焉

廓先生出吳興見有膝行泥中而以手左右
去草者在而問之曰此芸田也先生曰吾邑
之芸者異于是以缺爲器而木柄之俯其身
以蕩撼于苗中未有若是其難也曰州亦有
之沙田草易除故宜用之泥田根難拔必若
是者三至焉山溪之田寒必若是者五至焉
若稍弛之草侵吾田矣噫質美者易于渾化
猶沙田之草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溪之寒
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

秀且實者

王陽明先生爲刑曹適輪提牢覩諸吏豢豕側
然怒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
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
食矣群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
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令不復豢
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此事者先王輦
蹙曰此余少年不學茲聞之尚有餘慙予乃

以爲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官朝廷之德惠
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固深悔
之以爲罪過何也先生復蹙然曰尚口憑一
時意見揭二然爲此置堂卿于何地耶只此
便不仁矣

王陽明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
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
見風景佳致殊勝默然悔前之誤卻也勿心惕

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
悔且訟兩念交戰胸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
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

黃岡郭孝廉慶摯其徒吳良吉往越中謁陽明
先生將抵越郭一夕呼吳生語曰吾夜來自
省脆中尚有俗念如許如此夾雜心安能領
受先生教耶拊心痛自克責不已徐質吳生
曰子時自省如何吳對曰此來一志惟求教

益更何俗念昕夕爭論不合既至郭趣吳以
前論辨語往質正先生時燕居樓上食饘聆
吳生語已不答弟目攝而指示之曰子視此
盂中下便能盛此饘此几下便能載此盂此
樓下便能載此几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
能下二乃大語已更目攝吳生者再竟無他
語吳生退就舍郭問先生何言吳生哽咽不
能應第潛然涕數行下云先生之鑪錘人也

不在言論辨析而在神情衡宇間卽于吳生
可類知已

右證學章

魯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雪兩泥濘夜
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卽令臥之衾下因賦
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
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闔我却誰事在世情
皆可笑恩滋吾幼未難推泥途還藉來朝力

伸縮相加莫漫疑今富貴家子弟鞭撻童僕
不知輕重忍視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呂文穆公蒙正爲丞相時朝士有獻古鏡以求
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
安用此爲

王文正公旦居家嘗有貨玉帶者翁以爲甚佳
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翁乃曰繫之安得
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

亟還之

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文錢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計日分之貯餘以待賓客云嘗與李公澤書曰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歐陽永叔與其侄書歐陽自江南歸順累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昨書中欲買硃砂吾不少此物汝于官

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除衣食外不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于私乃見真僞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式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儉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說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

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山雲出鎮廣西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日世謂爲將者不計貪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汚如白袍點墨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却之則疑且忿柰何牢曰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而納之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盞甲袍帶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上曰

謙囊囊懸磬汝言賍穢山積賢否相去奚翅
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慙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
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
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
恐弗能令終尔如此不爲我累乎胡三宰大
邑不携妻子之任或嘲之胡笑曰吾輩讀聖
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

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粉飾之物喪所守者
多矣矧嬾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
欲妻子之爲累耳

董損齋進士後以差過岳州時劉忠宣公宅憂
在里造謁焉忠宣啻之飯二麥糲饌惟糟蝦
無他具公因感省終生持雅操云噫嘻賢詰
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周洽語意懇款
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絃曠晦菴無隻鷄

斗酒之供而釀成禁學之禍董公顧以是感
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右廉淡

丙吉爲相寬大好禮讓椽吏有嗜酒者嘗從吉
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
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
之此不過污丞相茵耳

沈麟士嘗路行鄰人認其所着屐送前者還之麟士
屐耶卽跣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
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張士簡嗜酒疎脫于家務尤所忘懷在新安時
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
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
枌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爲主藏監所竊
別貯杯盃一筭緘滕如故其器皆亡訊之乃
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致

詰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
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
如校之則自小耳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
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何如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旣破產流落
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
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

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善掩人
過也如此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
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
日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
懶則少洗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
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
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蹠而起居丞乃蒲伏

階下百狀乞怜公卒亦不較

太宰屠襄惠公瀟度量寬厚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閑于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置汝父何地耶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爲此其人頓首謝罪而退

吉水羅公循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紹公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公曰是不類公家物耶

又持褐端手識相辨公趨出伺其人曰物固相類彼醉語耳同舍生歸謂公柰何失褐不認公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邪生遜謝不及

右德器章

晉宣王以常林卿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非吾所制也言者跋

措而退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
非理而卿堅執之以卿美才何患不至中書
郎而故垂刺爲此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
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
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
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

李蔡致曲就今不平不過免職爾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
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
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
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大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今朝臣一品以下郊迎
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字术魯狎時爲
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日帝師釋迦之徒天下

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
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某者不率教懲以夏
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東洲以述職至京其
人設席款之以古器行酒指曰此實也恨俗
眼不識耳蓋說公不知已云公日以老夫觀
之似脆蕩易綻終不若金玉之器其人深悔
失言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間巷觀
者藉二噉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
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
兒何用喜相驚北上春官時里中朝貴謂曰
子見某省解元乎與子相若也公意其爲同
志亟訪之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
舉子增幾何公大恚卽拂衣起不答而出吁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公旣第選館中權應

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
大忤權貴謫石城
吏目年雖不永未竟所志
其閔議偉節到今
燁然烈矣

右方正章第四

烈精于高聽行乎齊潛王會朝兩祛步堂下謂
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烈精于
高因步而窺于井壑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
嘆曰侍者爲吾聽行于齊主也夫何阿哉又

况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
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
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
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江州朱原虛有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原虛匿
父所遺綾錦十餘篋逐二弟居外一日鄰人
下神原虛適在坐神以詩諷之云何處西風

獨捲霜鴈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錢成私篋
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惶恐召二弟歸爲娶
嬪督之業儒俱登科典州郡事二原虛如父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
賀拔基爲友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基絕
敏中許之旣而基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
適基遲會不言而去俄敏中躍起呼左右召
基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

負至相交共歡飲而寐前人來見之具言于
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尚更取賀
拔基

柳世隆安貧守分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
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
才將爲等府遺其財也不如一經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

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
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矣縉紳以爲名言

右家閑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于鄴告之曰子往矣是
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
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
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

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天耳
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
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
明二乃治二乃行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
古問仲舒知今問濟澣則無敗政矣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
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蓋察之坦曰

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
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
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故不察

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為暗昧萬
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
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詘乎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狂二事過不能無
悔者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

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
得也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寇
萊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
曰例簿也公叱之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
一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此耳

御史臺有閹吏隸府中四十餘年善評其臺官
優劣每以所執之槌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

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喧于縉紳凡爲
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
甚峻一日視事次閹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
召問曰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
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
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者數四其心鄙
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韓琦在官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旁操例

在手顧金錢惟意所欲與公令刪取舊例除
其冗謬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惟謹每用例
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吏不得
高下其間

魏崔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
丙丁集呂正獻手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
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二文憲手記近世虞
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

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在推誠布
公集謀廣益不惟濟一旦之用往三居德養
才流風所被遠乎數世霍山此論可謂任重
道遠第薦士非難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固
滯之見稱量摸索不爲荆公者幾希荆公嘗
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又曰章子厚才極
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倘翹材之所延夾袋之
所載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豺狼之藪也流

毒可勝道哉

劉豫揭榜山東言中官馮益遣人收買飛錫因
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
斬益以釋謗上未許曰日益事誠曖昧然疑
間有闕國體若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
下實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
祠以釋衆惑上欣然是浚意未決曰自古
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

自相濟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
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
之既而不傷上之意被見奪職責輕不復致
力營救又幸其去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
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儕其黨愈固而
不可破矣

呂居仁官箴錄曰予嘗爲秦州獄椽顏岐夷仲
以書勸余治獄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

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
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氣與之委
曲詳盡使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
詳盡其不聽者少矣曰當官之法直道爲先
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事者須用
馮宣徽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
天下國家當知之○當官旣自廉潔又須關
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所白以防中

傷○前輩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前人嘗言吏人不怕嚴則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後生乍到官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

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二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務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正○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大過無任事之意

呂正獻薦嘗秩後悔之伯淳曰願侍郎受百人

欺不可令好賢之心少替

豐布政公慶一日行部有知縣篋篋不飾聞公至乃以白金爲燭饋之公未之省旣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自今無復爾矣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允納賄于上官

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于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嘗聞劉文靖誚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誚曰公有貫索而却欠散錢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二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

天下文章孰大于是卽此一語永叔之文章
便爲魏公一齊穿組矣我
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
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請其無貫索不虛
也

新昌有士人少年負氣英邁皎厲筮仕得岩邑
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
字符也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

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
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謂人
曰石門議論平二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
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右宮政

張垂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
出軍衆忽嵩呼垂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
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

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徽者頗有威名問疾徭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以案上墨筆攪水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評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騎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敝矣正欲改造更有亭可盡折爲新樂飲如常明日乃

究問先折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者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球司馬君實幼年之擊甕亦皆于倉卒中有變通之術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賫勅屬尚書周公忱如數辨供時公以議事赴京而遇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弟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處皮張積歲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卽發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

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依關廂舖店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棹子三百隻限一日辨從善命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青紅紙朱塗之卽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

右幹局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緘一簡送其友人李方叔直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頌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皆來取簡竊視之乃楊雄優于

劉何論二章驚喜携去方叔歸求簡不得已
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放前作方叔幾于閣
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
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東坡失色方叔竟下
第既出院問其故大恨惋其母嘆曰蘇公知
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淳熙中汪玉山起知貢舉將就道念一布衣友
以書約會于富陽蕭寺密語之曰程文冒子

中用三古字以爲驗玉山既知貢舉搜卷果
有用三古字者徑置前列及折號非其友也
次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友人指天誓曰
某以暴疾幾死不得就試何敢漏洩未幾以
古字得舉者來謁因問之對曰某來就試假
宿于富陽寺與寺僧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
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不葬是
夕夢女子謂某曰此去頭場冒子可用三古

字必登高科幸無忘朽骨遂用其言果叨前
列玉山驚嘆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閣子內見楊誠
齋千慮策讀一篇嘆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
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陳導誠齋謁
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言
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
言士大夫窮達不必庸心某平生不能開口

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
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生平之雅好

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
方滋本亦澹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
檜死其黨皆逐滋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
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
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掄揚其美由
此遂晉用

韓世忠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廟廡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二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近。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觀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庸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世忠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

廖德明朱文公高第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乃宣教郎廖公。遂覺後科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跽而暮爲齋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今予赴官。但當克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

德明遂决往焉。後官至正郎。

張永德，陽曲人。初周太祖后柴氏，本唐莊宗之嬪御。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數日，有一人過其門，敝衣不蔽體。柴見而異之，曰：必嫁是。卽郭威也。柴資以金帛，使事智遠，授供奉官。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市，人聚觀。有女子從群眾中呼曰：此吾父郭威，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女曰：我已冇夫矣。召視之，曰：汝何得

有貴人爲婿，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卽永德也。未幾，威篡漢爲周太祖，除永德駙馬都尉，妻晉國公主。永德居睢陽時，比鄰有書生臥疾，療之獲痊，來謝。因辭去，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見一僧，乃昔日書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時宋太祖爲周點檢，永德問其年，生于亥。見太宗，問其年，亦生于亥。永

德皆傾身事之宋祖卽位授武勝軍節度太
平興國中拜左衛上將軍真宗時封衛國公
正統中祭酒以賊罷西楊先生與古廉先生對
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
可謂無人明日有旨古廉爲祭酒初古廉與
陳敬宗在翰林表柳庄嘗曳二人並列曰二
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
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蕭下古

廉以忠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驗矣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初閣老預定
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
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
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
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及連捕其黨寧波馬益
甚急一星士馮益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
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真有

命焉

右達命

有蛇名高聽嘗闖入巨蜂房中盡取其毒乃出
伏道傍莽中伺人過而螫之已尾其人至于
宅近處緣樹末而切聽之聞其家有哭聲驗
其人既斃乃悠然而去否則憤二復集毒螫
人如初噫此蛇蓋夙生中惡業者如所螫人
微天之倖終無恙日自集毒無已毒厚寧不

自斃哉愚夫

泉海有魚乘潮入港潮退不得出土人呼聚百
衆持刀斧梯上魚背恣意砍取其肉數十百
石魚猶恬然如故潮至復乘之而去此猶其
小者雷海有魚海濱人望之連亘若太行自
東徙西直至半月乃休其長奚翅千里或曰
如此魚者必大海乃有之若并非不精潔也
味非不甘冽也求三寸之魚不可得矣

烏能反哺世嘉其孝稱慈烏云乃上林烏尤有
足嘉者每若孳號群飛而集秩然有序晚復
還棲上林上林故禁地也畢弋數驚託身之
智視丘偶之止益得矣尤有異焉閭闔一啟
千官雲擁烏翔而過其上者葵啻千萬更不
聞穢污點其冠服者噫嘻躬厚德者自無薄
行安忍輕點蟻朝士哉若別種喙大而項白
者其聲躁厲飛止人屋而號俗傳爲報凶但
聞其聲思揭竿而逐之吁因果儼然愛惡自
取觀此人亦自警矣

海之潛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鱗子
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斃則鱗出拾食鱗
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鱗出離腸腹而海
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
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胚渾凝然而絕無
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代爲之眼蝦行而行

蝦止而止一日波盪蝦離而水母竟躓死泥
河彼其所爲躓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
噫物旣如是而今之假外勢以自活者一旦
失其所假而欲求不斃不躓者鮮矣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而性妬雖家豢馴久者見
童男女服綺錦必趨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
尾然後置身天用毛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
復騫舉卒爲所捕又山鷲亦愛重其尾終日

映水自照目眩輒溺噫以愛而喪身者豈獨

二禽乎

宋末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水死玉
京孀居有雙燕巢間一爲鷲鳥擊死一孤飛
徘徊至秋止玉京臂儼如告别玉京以紅縷
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
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
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

死明年燕來周憚哀鳴家人語曰玉京塚在東郭燕遂飛去至塚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

宋濂曰新昌黃琛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啣之痊諸野余聞撫髀大息每舉諭諸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嚙和守仲文屍瓜浮土掩

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食之毋候骨接地歛置一窟移葬于桑間日夕向桑嗥吠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斷奸解難報恩傳記所載歷二可改又寧獨此二事哉

王夔齊公禎通判夔州時石和尚流劫入夔同知王受牒捕賊性險猾故託疾不敢出公忿

忿面數之卽日勒民兵與賊戰公陷圍中賊
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斷其喉自死所至府
三百餘里馬奔歸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
家人盡售行李與馬爲貲歸其喪王得馬不
償直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豆不
爲止自起視攬馬驟前齧其項王仆地不省
翌日嘔血數升而死

程伯淳遊山二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

爲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
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虫亦世情

東都有人養鸚武以其慧甚施于僧二教之能
誦經往二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
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然之有舍利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
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
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鷺奔走水上不問

水腐沙泥必啜。然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
少休。其名曰謾。盡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
盡均度。一日無饒色。視謾盡加壯大。然則人
之一飲一啄。莫非定分。視二物爲何如哉。

右觀物章

昔有十家之鄰。皆荒其百畝。日惟轉糶于市。以
贍朝夕。鄰家之農。勸之日。曷若力畊。可積而
富乎。其二人聽之。舍糶而田。八家之人競相

非沮曰。吾安得待秋而食。其一人力田。不顧
卒成富家。一人惑其言。復棄田而糶。竟凍餒
以終其身焉。

有生而昧者。不識日間之有目者。曰。日何狀也。
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遂扣盤而得其聲。
他日聞鍾聲。而以爲日也。或詰其故。曰。某所
示也。或曉之曰。言日之體似盤耳。日有光也。
曰。日光何如。曰。如燭。因捫燭而得形。他日揣

簫以爲日也噫日之與鐘簫也亦遠矣而耿
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除惟舟師之是
聽于是小試舟楫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
以爲盡操舟之伎也遽謝舟師椎鼓徑進函
犯大險乃回顧落胆墜桴失柁然則召今日
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昔楚人有宿于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

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于肆僕私
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見
其履在楚人足而心駭曰吾固疑之果竊吾
履遂與之絕交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
門悔謝曰向也某誤疑耳請相善如初

某逢鳴鳩二曰子將安之某曰吾將東徙鳩曰
何故某曰鄉人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
更鳴可矣不能更鳴雖東徙亦不免于人之

惡也

魚有吐黑水以庇其身者人遂因其黑而漁焉
嘻扁鎖固盜賊喜用明者蔽善敵者死

荆山之東有麕焉其臍香荆山之人逐之麕急
則抉其臍拔諸莽逐者趨焉麕得以逸今尹
子文聞之曰是獸也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
其身及其家何有智之不如麕乎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
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
寸鉄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
言之若予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
之守約寸鉄殺人者也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
舟以渡送者未至于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
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
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蔽蓬

折櫓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
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則愛
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于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
于地藍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
哉東海之魚名曰鱮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
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
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

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麀前足鼠後足鬼得甘
草必啣以遺蚤蚤距虛其性非能蚤 = 距虛
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况萬乘
之主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
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
扶闇則歸于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
穿則其幸也

術人迎新婦 = 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

新婦謂僕曰拊膝無咎服車至門曰滅竈將
失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此三
者皆至言也然不免笑者早晚之時失也其
莊生所謂見矧而求時夜者乎

蝨蠖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
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
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
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

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
不知爲已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
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
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千危墜
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
名人也而智則小虫也亦足哀矣

南岐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
輒病癭故其地之民無一人無癭者及見外

方人至則群小婦人聚觀而笑曰異哉人之
頸也焦而不吾類外方人曰爾之纍然凸出
于頸者癭病之也不求善藥去尔病反以吾
頸爲焦耶笑者曰吾鄉之人皆然焉用去乎
哉終莫知其爲醜

獸有猓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猓爬搔之
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猓徐吸其腦啖之
而汰其餘以奉席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

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猓也愛我而忘其口腹
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猓二則
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
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寧獨一倡哉

蘇文忠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
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
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
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

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浚人而得其所以浚以
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西鄰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穿牆下置糞穢其
中黠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穿間穢及其衣
領猶仰首于其曹來二此有佳李其一人復
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唇呼來二不已
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
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穿中其笑我終無已時

嗟二不善者之妬善人類如此彼惟恐善人
之笑之也而爲善者又柰何懷貪李之私卒
中其所誘哀哉

歛俗多賈有士人父壯時賈秦隴間去三十餘
年矣獨影堂畫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
潛二以畫像比擬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皙
今瘠顰像寡鬚今多髯髮皤乃至冠裳履綦
一何殊也母出亦曰嘻果遠矣而其父與母

亟話疇昔及當時畫史姓名繪像顛末乃愜
然阿曰是吾夫也子于是乎禮而父焉夫父
天下莫戚者也乃一泥于繪像致有妻子之
疑彼儒者獨不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
也顛泥經史而忘求聖賢之心是卽所謂泥
繪像而拒真父者也

吟乾乾山者昭宗
非僖宗

僖宗吟曰乾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固以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

而不可得讀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
曰無令人主近賢士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
志嘗試辟之斯語也固亦所謂貝母藥耶昔
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掀唇當
之至貝母則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
矣因以蘆葦筒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
求病之所忌賢士詩書闈寺忌之久矣人主
治闈寺唯親賢講學夙夜驚于知人安民勿

皇其他寺人賚功唯賢無惟名器惟恩無惟
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以術取資于世者渚不可苟而醫爲甚業此術
者須精脉理辨地宜審歲運而本之恒心始
得維學亦然今世談學多崇佛茂孔曷亦審
諦其脉耶惟吾孔氏之學其脉曰仁二也者
吾人之生理也探之無朕達之無垠猶脉之
于人也形無可見而人之所以病不病三之

所以痊弗痊實驗于此故曰切脉可以體仁
今以學自命者舍此根心之不容已者猥云
尋之了不可得者爲向上第一機豈不悖哉
何謂辨地宜往見談學于伊洛者多詆支遠
之玄詮爲邪侈談學于江左者則視朱程之
緒言若詬詈毋亦囿于風氣然爾醫家者言
東南地下其病多濕與寒治法宜散以溫西
北地高其病多熱與燥治法宜清而潤蓋五

方風氣異宜故同病亦異治也今柄學者須
操何術使兩地無偏安邊見病耶又歲序攸
司五行迭運工于醫者必審此而節宣調變
之功乃可奏也惟民疾三今不古若尼父嘆
之矣矧世愈趨狂之疾不直蕩而已裂維惛
淫者有之矜之疾不直忿戾而已戕人螫物
者有之愚之疾不直詐而已譸張倣詭不可
方物者有之猶人之病爲癘爲顛爲迷罔已

抑豈氣運到今應有此耶尼父曰人而無恒
不可以作巫醫夫醫且不可無恒而况以學
自命者乎吁彼蔽此恒性視人之邪慝爲無
關是自私其學而棄天下後世大罪也彼離
此恒性而別操無上之妙道以號于世是誣
枉其學以殺天下後世其罪爲尤大矣

今夫水之爲水其狀萬億或見以湛然而清者
爲水彼混然而潦者亦水也悠然而平者爲

水彼駛然而逝者亦水也。淵然而止者爲水。澎湃而滔天者亦水也。其洄洑湍激或爲聚沫或爲流澌或爲凝冰或爲瀑練異態殊狀莫可勝窮亦皆水也。或籍之滋禾稼通舟楫與寶藏殖貨財固水也。或至于懷山襄陵汜城潰垣夷墳漂舍故亦水也。性之萬殊亦若是已。彼執一以論性固非知性者也。若或病此性之難明也而欲斷緣息念絕應離倫以求性之見譬則堙江塹河而欲塞水之流不可能也。又或病此性之難制也而欲緣情刻意矯強懲窒以求性之定譬則高防固堤以制水之橫卽能之不可常也。近論性者多執見以論性而謾謂一切皆是譬則據所見皆水謂無非水者任其漂蕩橫流汎濫中國卽犯害民物而不爲之所是古聖人所大不忍也。昔聖人審水之所是來而究其水之所由

歸。疏鑿決排一舉而導之海。蓋聖人知水雖萬狀異態而水之性則就下也。以海爲壑而已。是故行無所事而亦未嘗忘所事也。夫天下固無絕流之水。然觀泮水之橫流而警予者。古聖人不容已。天下無離欲之性。乃墮欲境而滅天理。聖人寧能安乎哉。聖人審人性之本。諸天者原自不容已。雖其發見萬有不齊而性之所止。于至善而已。彼其所以章

章。執真教。敦典崇禮。敷政明刑。其術萬方。無非使人同歸于善而已。

右警喻章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輒下拜求焉。偶一猾覬取其貲。給曰。吾得道者。若第從吾遊。吾將授若。商季子誠之。遂從之。遊猾時二伺便未得。而季子故時趣授道。一日至江濟。猾度可乘。因給曰。道在是矣。道在是矣。

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其人置貨
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連呼趣之
曰升二升至杪无趣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
大悟此理只在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
檣歡叫曰得矣二二猾挈貨疾走季子既下
猶歡躍不已觀者曰咄癡哉彼猾也挈若貨
去已季子曰否二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
我也

有盲子過澗溪橋上失墜兩手板楯兢二握固
自分失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
下卽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
失手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卽實地何久自
苦耶夫大道甚夷沉守空寂執一隅以自矜
蔽者視此者省哉

王陽明先生行于衢有二人相詬甲曰你沒天
理乙曰你沒天理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

先生聞之曰小子聽之斯兩人諄然講道
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為學先生曰汝不聞乎
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
曰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齊庵家畜一猫自奇之號于人曰虎猫客說之
曰虎誠猛矣余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
猫又客說之曰龍固神于虎也龍昇天須浮
雲其尚于龍乎不如曰雲猫又客說之曰

雲藹蔽天風修散之雲固不敵風也請更曰
風猫又客說之曰大風颺起維屏以牆斯足
蔽矣風其如牆何當日之曰牆猫又客說之
曰維牆雖固維鼠穴之牆斯圯矣牆又如鼠
何即名曰鼠猫可也東里丈人聞而嗤之曰
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即猫矣胡為自失其
本真哉

吳中一老人微而窶初弄蛇為生其長子行乞

次釣蛙季謳採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
其老聚族謀曰吾家側微今幸饒于貲須更
業習文學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督
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時二譽諸子業日益
其老乃具宴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
以偶語初試季子云紛二柳絮飛季對曰哩
二蓮花落繼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對
云綠楊樹下釣青蛙試長子云九重殿上排
兩班文武官員長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
食父母其老竊聆之詫曰阿曹云二猶舊時
家風也吁囿于習者苟非至賢而欲前之其
亦難矣

沈屯子偕友人入市聽打話談說楊文廣圍困
柳州城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咲不已
友拉之歸日夜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
得解以此邑二成疾家人勸之相羊網外以

紆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
曰竹未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
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二曰稽冥籍若來世
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
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媼友來省者慰曰善
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
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
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戕者其數此也夫
悲哉其愚也

一儉兒黠甚終生行竊無犯垂老子慮其術終
于其身日懇傳焉父曰吾何傳爲之卽是其
子一夕乘間入富室臥有大櫃偶未鎖預隱
其中伺主人寢則竊藏出也乃主人方寢而
憶鏹其櫃不得出中夜傍惶夜闌益棘不得
計故彈指作鼠嚙聲主人寢聞之慮鼠嚙衣
籍亟起發鏹逐鼠儉兒踰出逸歸對其父曰

父奈何秘不兄傳幾瀕死所矣籍第今計不出是奈何父曰卽此是矣吾何傳焉故善教者道而弗牽開而弗達使人繼其志可矣

漢村三老皆歎啓寡聞之耻也終生未履城市甲老偶經一過歸向二老夸所覩聞二老欣動約舂粮往遊行間甲老顧謂丙老曰至彼甚勿妄語取市子姍笑須顧吾指比至郭忽聞鍾聲乙老詫曰此何物叫號如是甲老曰

此鍾鳴也丙老曰吾抵舍當市鍾肉啖之甲老曰嘻誤矣鍾乃搏泥爲質而火煨成者安可啖耶甲老但見範鍾之模而未實見鍾故云夫竊膚末之見而輒曉二然以開示人是將率天下而瞽之也其漢村甲老之謂歟

穎川姚尚書神道碑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之一鑿墓表畏州守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尚書

子孫微矣莫有王者便割三分之二無不可
侍郎喜過望或問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
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意欲使
後人割侍郎之碑猶能中分耳

劉壯與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謬以
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
荆公謂予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脩三國
志非也予蓋爲之予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

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
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
公之徒撥拾其後耳

蜀先王嘗因旱儉禁酒刑吏于人家檢得釀具
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同先王遊見一
男子行道雍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
縛先王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
釀同先王大笑命原欲釀者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
油衣若爲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上
因此不復出獵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權油因禁城
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
請并禁月明

唐僖宗頗工衆藝于音律蒲博蹴鞠鬪雞無不
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
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豬對曰若遇堯舜
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駁放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課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
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群者或致奮奔逸
踈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
之曰吾今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
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際俸入
檢簿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

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過省以爲舉字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及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

草芥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徃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旁人門戶何暇爭閒氣耶此極可爲淺學爭辨者之喻

右應諧章

崔銜曰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三則中之真僞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

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從由已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劉元城嘗曰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與司馬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尔而諸人輒溢惡此所以愈毀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于人主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好勇數犯法凶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

長凡人有善有惡若不稱其善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其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術乖僻用之將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其人素有德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舉凡言之不出于毀者亦不信矣此進言之大戒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
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
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蕭曹之為治也猶良醫用藥然蓋何時如重病
方甦參時如初起節宣次第當如是耳諸呂
之際諸公注措如用兵王陵其堂二之陣也
平勃其按伏出奇者乎事異而功同也曰循
侯何如曰此當別論無循侯無漢耳其善用

醫而善將二者歟無染而識超故也夫諸人
俱非儒生學士者流觀二循侯授首老人懿侯
館賓蓋公而戶牖之門多長者似亦各有師
承耶若鄭侯之所以能全名今終若此者實
多鮑生召平與客之計即戶牖多筭而交結
絳侯又自陸賈格之信夫用人則裕而足已
自用者拙哉

儒生家類諳安石圍棋賭墅若不事二忘國戚

者又多卽折屐事證其矯情云是迂儒之談也方堅之重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爲重耳安如忼惶惑則衆心搖衆心搖則天下事去矣安石此一局卽決勝千里妙着也後國家了此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易曰拔茅連茹有味哉一婁貞公相則梁公進矣梁公用而五龍諸雋由此彙進焉世稱范唐桃李爲梁公植之而不知婁貞公其尤佈

種者耶乃其功則遠矣賢如梁公尚隱其德不知深乎世儒或謂其與弟決語若媿媿苟容然者夫貞公所植何時哉且兄弟俱被榮寵矣夷明用晦履盛能降智矣哉

于夏有言事君能致其身夫曰致身之者無論不愛生與榮利卽慕節義之名而致身者此致之未純者哉蓋猶有躬之故耳乃梁公不羞女主寧受屈辱濱于危殆而不悔此誠能

致其身者非歟或曰假使公不免于俊臣之
獄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噫社稷之臣身已
不有欲白何爲

有無功之功有不爲之爲以盧懷慎之才較之
姚崇誠當袖手然每事輒推之殆庶幾乎古
和衷之誼哉假令盧公之才與姚相埒而日
相角天下事又不知何如耳吾觀其疾時所
囑景輩語與所引拔其中了了若此者豈真

伴食宰相耶書云斷二無伎此亦近似者非

歟

歐陽子謂陽城爲諫議七年止廷論陸贄及沮
延齡相方兩事謂德宗時多事豈無急于此
者余謂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于黜陟相
臣者哉德宗時天下事固多有一宣公在已
勤二懇三于奏章矣城之默二有以也彼逐
聲傍吻賈譽取名不識其微不圖其大賢如

城者或耻爲耶

呂夷簡雖有崖谷多疵類要非齷齪不任事者
天聖明道間倚公方多矣聖功謂有宰相才
誠哉君子多過其擯仲淹諸賢與附廢郭后
議此誠無以解于人 = 乃卽公後後能獎拔
仲淹頓忘舊卻此在庸常人亦難矣至于附
帝廢后事此猶有說未可與滯域中之見者
道也夫以臣子視郭后 = 固天下毋由仁宗

視之郭后婦道也亦臣道也忿爭至批上頸
顧可貴歟余嘗仁宗于后方寵盛非緣愛弛
老后終始蓋最警敏人也此一容忍非堅永
之漸乎武韋可鑒矣仁宗故仁柔主此其剛
克處也而謂爲盛德累非矣夫一介士尚可
以叱狗蒸梨故出其妻而况天子耶時論者
謂諸公不當順父出母如尔則伯魚子思有
遺議矣仁宗謂公獨忘身徇國夫有所試也

史中多摘公瑕或亦以此故而蔽罪之與公此等處亦難向人陳道矣

世君子談道者類尚韓范當諸明公之品而惜其未知學云以愚臆見殊不然宋之名相似多知學顧其傳有淺深高下其功業亦以是爲差矣夫君實以誠爲盡心行己之要且曰自不妄語始蓋所謂主忠信者也顧其悟處未徹耳堯夫謂其人已到九分誠不虛誨叔

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歐陽子稱其清淨寡慾有古君子風所養可知也是無論已卽呂望功之清淨李太初之冲雅王孝元之沉毅其學所入雖不同固各有所得非鹵莽直任性資傍名誼爲者也范希文筮仕初若尚矯勵未融然卽能識孫明復于貧窶時又識張子厚于儻蕩時可謂具隻眼矣且中庸篇時尚未經諸儒表章而公卽以此授子厚

非自有所見然耶富彥國初抗直不撓其英
氣如出礦之金乃晚年酷嗜內典深究性命
之旨所謂禮失求野者歟觀其入相時言論
注措所得非淺二者矣若韓維圭余詳其行
事想見其人卽願執鞭猶恐其不我欲也嘗
玩其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
寂若無其于學也深乎二世儒竟未有以
知道歸公者豈公唯以身發揮不效世儒騰

口吻邪就歐陽永叔世都目爲文章家予讀
其文非苟作者似亦有所見矣

胡子曰周制闈人領于家宰止供掃除無假名
器矧曰兵權惟漢和唐玄宗古今至愚乃首
假以權貽禍至毒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
晦冥身藏國亾室闈不保千載之下有餘悲
焉然則爲人王者尚無以權假刑人至喉雁
不剪浸成古今悲噓而卒無救也於呼慎哉

其惟明辟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
人衆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
必偏而不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
可以使不肖者肖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
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常試之
驗也

右開鈔章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恒病焉然其所化不

一江南有孑孓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
泳去久則蛻爲蚊此虫化也塞外有蚊母草
草楸而蚊變嶺南有蚊孑木實如盧橘熟則
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東有蠶母鳥生
池澤中茹蘆中黃白雜文鳴如鷓每鳴吐蚊
一二升此禽化也造物之神令人不可測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
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墮卵生者眼胞

自下而冥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
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挿而活者胎生類也以
實而種者郊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化生
也有雌無雄龜鱉是也有雄無雌蜂蠆是也
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
蜃能飛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
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
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鹿豕直行蛇蚓
曲行郭索橫行堯踵却行率然兩頭行蜈躡
屈伸行木皆中實而娑羅木則中空竹皆中
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以水
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則洩
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
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此造物者果
有窮乎哉

與之齒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兩其足甘瓜則抱

苦蒂美枣則生荆棘荔枝非名花牡丹無佳
實鷹鷂能搏鳩鷹而反受逐于鵠翎崖鷗能
搏鷓鴣而不得飛鷓鴣善聽狼善視狐善疑
猶善駭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而終不
免于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

虹蜺或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草能指伎虫能
書葉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
水可以煮鉄爲銅置陽燧于日中而火出陳

方諸于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鍾自鳴禮
劍藏而龍光不掩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
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雉
羽可以候雨鵠尾可以占風終歸知徃怪二
知來

晁無咎曰好名好利均爲矣德好名者猶有所
畏好利者無所不爲薛季宣曰好名特爲學
問之累人王誠得人二好名畏義何何不濟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于儉當人危極之時其操
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
扼之不恕控之不已焉窮則攫獸窮則搏友
噬之禍將不可救

楊吉諫議受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
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小則可
大若耳鼻先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
爲矣諫議以爲凡百欲留後着不爲一切之

政耳

持守正念之法如執玉如捧盈如收蜂戰二兢
兢輕移緩步惟恐失墜故文子曰旣得已之
必堅守之必長大之

洪容齋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乃聖人防患備
險之意予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儉
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安樂之象乃亦有
險焉蓋斧斤鳩毒多在于衽席杯觴之間詔

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尤
加謹焉

書云思曰睿睿作聖

右見精

世所謂祥瑞者曰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
露朱草靈芝連理木合穎禾皆是也然考所
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遠引古者姑
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

復六年巨雀見青城上鳳凰見萬歲縣黃龍
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于諸
州武城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壁
州龍五十見于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
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
泰白龍見叩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
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
之出殆無虛歲而大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

其宮室兵敗于外政亂于內終之以身死衍
立而國亾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如政和隆
盛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
萬本蘄黃間至有一舖二十五里之間遍野
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
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
一網進卽進朕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
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
晶幾萬斤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
出生金數百斤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
斤其它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
臣稱頌祥瑞益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
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
善哉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
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
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亾漢黃犀死莽惡

在其爲符也。世有善言祥瑞者，觀此亦可少
悟矣。

吳江三高亭祠，賜夷子皮張季膺陸魯望，而議
者以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
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
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在江邊祀子胥。蓋深非
之後，有戲作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
恥。非其鬼而祀，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

犯衆心之惡，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僇
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
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句踐，鼓兵却公孫雄而
滅我夫差。旣遂其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喙
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巳曰鴟夷，載西施子而
潛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踪跡于
湖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
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况當此無

邊勝境之士豈應着不共戴天之仇

云

云 鳴

夷之見出于吳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鳴夷子皮與賀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于是豈無意哉夫貴于士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

使子皮居箴子陵之上季直真張子周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觀表者知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噫子皮既不溶于吳又不齒于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

陶弘景詩云山中有所有嶺上多白雲則可自

怡悅不堪轉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自山中。見雲氣如群馬奔突自山中。遂以手撥開籠收于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而放之。遂作攬雲篇云。道人逢南山雲歛。吸如電使竟誰。今之袞。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通透人財。勝搏取。置笥中。提携及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然則雲真可以持贈矣。宣和中。長嶽初成。今山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于絕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收。日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滂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可以贈。又可以貢矣。

賈師憲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禱祭于北關門外。而大帥之旗適爲風所折。識者駭之。而一時油幕之賓及傳會爲吉。識夷考。往昔若春秋時晉侯楚人戰。

于城濮晉中軍風于澤亾大旆之左旃晉安
帝元興二年桓玄至姑孰百僚列儀衛整肅
而龍旂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督諸將討長
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卽帝位祀太廟
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爲荊州刺史率衆
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在齊文宣至鄴
受魏禪李貽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
所御車幔哥舒翰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
送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涯旄竿折鄭注
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宣和中童貫出師而
牙旗竿折時蔡攸爲之副自建少保節度使
及宣撫使二大旗于後竟爲執旗竿卒盜
竄而去端平入洛之師全于才師旗亦爲風
所折無非亾身敗國之徵也按真人水鏡經
云凡出軍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
蓋牙卽旄也又玉曆通政經云軍行牙竿旗

幹折者師不可出。必敗績。蓋旗者一軍之號。今安可旗折而爲祥乎。獨有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旛沉于水。衆皆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後。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于通化門。是日牙旗折。時以曜父翰昔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晁。所謂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事不練者多。憂心不正者多。懼氣不全者多。喪學不博者多。惑志不定者多。粗養不深者多。露見不到者多。陋此張無垢之極言也。會有餘之功以還造化。會有餘之祿以還朝廷。會有餘之財以還百姓。會有餘之福以還子孫。此馬碧梧之格言也。

周密曰。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後學又從而爲之說。蓋著書之

難自昔而然今謾據數事與全志評之非敢指擿前輩以爲能也

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謂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挺與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其實通鑑誤之于前綱目承之于後

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弒二君綱目于隱帝書殺于湘陰王書弒尹又爲之說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

于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
趙綽問訴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
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
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
逼耳因赦摩訶綽因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
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
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
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綱

自誤耳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
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
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
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于此君旁曰詞
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
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
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

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
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
王纘冲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
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
溫良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二風簾舉依
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
少遐報詩中有此語訪問少遐曰今歲奇寒

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
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
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
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鼪性多豫狐疑猶
預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
是鳥之一長狐疑鼪預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喙卽盡笑曰奇快
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

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徵學其進
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
與時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
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
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
貧道四句承除語則人人爲國乎

右雜識章

大雅堂訂正文字禪

終

大雅堂訂正文字禪

丁集

溫陵卓吾李

贄緝

公安中郎袁宏道校

釋 水雪如 德閱

禪光禪師戒德高潔隱于西湖山菴足不履白
衣家爲當時士夫推高而白樂天猶親敬焉
一日具齋以詩招之云白屋炊香飯蠶臚不
入家瀘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